

直播带货将被“数字人”代替？

200平方米的公司凌晨空无一人,一排排的电脑、手机陈列其中,全是数字人在直播,仿佛一场没有人类的AI狂欢……

又是一年“618”到来,随着聊天机器人ChatGPT风靡全球,今年“618”,虚拟主播也走进大众视野,记者了解到,目前在部分直播基地,虚拟主播已经广泛应用,上面描述的画面,也已经成为现实。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12012亿元,预计到2025年规模将达到21373亿元。据中商产业研究院预计,2030年中国数字虚拟人整体市场规模将超过2700亿元,其中身份型数字人约1747亿元占比达65%;服务型数字人约955亿元,占比达35%,市场发展空间广阔。

由“数字人”担任的虚拟主播,带货效果究竟如何?直播间是否将被AI改写?



带货成绩如何? 商家说法不一,大多持观望态度

“虚拟主播上线后,成交转化率是真人的1.93倍,平均每日GMV相比较真人增长7.5倍。合作一个月后,我们就取消了真人直播。”酒类商家国台酒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位负责人透露,虚拟主播的最直接优势是能够降低直播成本,因为人类主播往往需要系统培训和大量资源去孵化。同时,也解决了场地和场景的问题,通过线上模拟就能提供不同风格的直播间,而不需要搭建实体的直播场景。在时间上,虚拟主播也能做到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这是人类主播无法做到的。

另一工业品商家“代尔塔”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今年1月使用数字人直播以来,直播成交额有了99倍增幅,成交转化率11%,是真人的31倍,效果增幅十分明显。而此前公司使用真人主播时,由于工业品不是热门直播品类,而且没有配备专业直播出境与运营人员,因此观看人数、GMV均不足预期。

尽管虚拟主播对于部分商家效果明显,但有业内人士直言,虚拟主播目前的转化率并不高,带货能力也远不如真人主播。

“现在的虚拟主播带货画面很粗糙,话术也很简陋,小学生都看不下去。”一位抖音头部直播间负责人坦言。

他介绍,由于直播带货是一个需要主播背书,的行业,虚拟主播很难吸引人类下单,除非卖的商品在价格上有特别的吸引力,“比如一款手机原来卖6000元,现在直接5000元售卖,降价1000元,才会有人下单,但这并不来源于主播的吸引力,和货架电商没有区别。”

另一位头部美妆品牌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数字人在店播中应用并不广泛,主要用于深夜11点至12点期间,重要的节日促销和黄金时间并不会使用数字人。

“目前使用数字人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真人主播成本太高。”该负责人透露,数字人直播的成本近年来下降趋势明显,从每小时几千元降价到了几百元,整体成本远低于真人主播,因此在观众人数较少的时间段进行直播,有利于弥补真人主播难以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劣势。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定制一个AI数字人主播,最低每月费用仅数百元左右,还可以自由选择形象,已经在不少品牌商家的直播间内有所应用,目前其功能主要作为真人主播的补充,但对于进一步发展,大部分商家和直播公司持观望态度。

仍属发展初期 距离成熟或需要5年至10年

“数字人主播要发展成熟,最少要5年至

10年的时间。”直播公司“交个朋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首先需要其有内容创作的能力,和观众进行互动和交流,其次,在绘图像素和算法上,要求也很高,需要成熟的产业环境作为铺垫。

“今年以来,无论是ChatGPT、虚拟人技术都越来越成熟,李佳琦也感受到虚拟主播在数据分析,包括随时切换展示场景当中的优势。”谈到对虚拟主播的感受,头部直播公司美腕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负责人表示,真人主播和用户互动上更加具有情感和更加个性化,这是虚拟主播不能替代的。

大模型的快速发展,也为虚拟主播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电商平台梦饴科技CTO曹均涛告诉记者,目前数字主播在电商中的应用还在起步阶段,“以前的数字人对用户意图的理解不精准,很难和用户形成交流,但是在出现大模型后,未来肯定能形成顺畅的人机交互的。未来,大模型和数字直播结合起来之后,才能真正用数字人直播来替代真人直播。现在数字人直播只能和真人直播形成补充。”

在天使投资人、人工智能专家郭涛看来,随着众多科技企业纷纷涌入数字人赛道,使用数字人直播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低,市场上数字人直播一体机或软件也就几千元。虽然成本并不高,但使用数字人直播赚钱也绝非易事。

“不仅是数字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面临线上流量贵、获客成本高、市场竞争激烈、转化率和留存率较低、退货率高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郭涛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访中,多家直播公司谈到了相关政策监管问题。美腕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数字人等新技术既给直播行业带来很大的机会,同时也给监管也带来了挑战,目前尚未有明确法规对虚拟主播给出指导和界定,背后存在一定风险。

此前,已有平台出台对虚拟主播的监管举措。5月9日,抖音发布《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规范暨行业倡议》中提到,发布者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帮助其他用户区分虚拟与现实,特别是易混淆场景;平台将提供统一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能力,帮助创作者打标。虚拟人需在平台进行注册,虚拟人技术使用者需实名认证;平台将提供虚拟人的注册能力,并对已注册的虚拟人形象进行保护。

“对虚拟主播的监管不必过度担忧。”艾媒咨询CEO张毅告诉记者,“总体而言,虚拟主播的监管难度比真人主播还是要低一些,需要其背后的运营主体为其负责。展望未来,其主要风险还是来源于人工智能高度成熟后可能会带来的智能表达的不可控性。”

本报综合消息

重金属铅是人体健康的重大威胁,特别是对儿童生长发育阶段的器官、系统可产生不可逆的损害。儿童使用的物品比如玩具、学习用品等铅含量高,已是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重要因素。儿童遭受铅暴露后可能出现智力下降、发育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近日,有科研团队公布了《中国涂料含铅情况基础研究报告》。研究团队测量了生活环境和网售涂料中的含铅量。85个环境样本中,发现接近一半网售的工业涂料铅超标。一所儿童乐园的橙色坐骑超标数百倍。超标背后,是商家在儿童用品中对亮丽色彩的追求。鲜艳的涂料下,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隐患。

《中国涂料含铅情况基础研究报告》的调查参与方包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专家团队、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中国涂料工业协会、深圳和长沙的环保公益组织等。该研究参与者毛达告诉记者,与传统室内装修涂料环保指标很受重视不同,他们测量了生活环境和网售

中在黄、橙、红、绿等这些颜色的涂料中,这些涂料都是加入铅铬染料的。消费者购买到的总铅含量超标的工业涂料和木器涂料的几率比较高,现在木器涂料的3C认证率还很低,认证不达标产品比例还很高,而且这些认证不合规的产品多数都是总铅含量超标的产品。线上销售的店铺,在介绍涂料产品中有一些虚假或者不准确的信息,有些虚假可能是有意的,有些是不清楚的、无意的。”

张金良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限制铅的使用,研发无铅涂料,同时对人们可直接接触到的地方,应该对铅含量有所限制。

张金良强调:“第一,进一步完善我们对国家对含铅涂料限制的政策法规和标准。比如,从限制可溶性铅到限制总铅;第二,加强市场的监管力度,包括产品的覆盖面、产品的种类等,这个覆盖面还包括地理的区域和检测的指标;第三,要激励国内大型的涂料企业研发新型不含铅的颜料,帮助有困难的小型涂料企业进

鲜艳涂料下的危险:

儿童乐园坐骑铅超标数百倍

涂料中的含铅量。在停车场地坪、门墙、共享单车、体育健身设施、道路标线等85个环境样本中,一所儿童乐园的橙色坐骑超标数百倍,排名第一。接近一半网售的工业涂料与国家标准对比发现,都存在铅超标的情况。而工业涂料,其实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近。

毛达表示:“很多公共场所使用的涂料其实来自工业涂料,原来一提到工业涂料,就以为只是用在工业场景中,距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不是。儿童乐园、游乐设施等,很多用的涂料就是工业涂料,还有我们这次发现不达标比例中的72%就是在停车场,地面刷一层漆,铅的含量就非常高。还有道路标线,这次发现通过检测不达标的比例达85%,我们原来也没有意识到。通过调查才知道铅的污染离我们不远,是由涂料带来的。”

除了五颜六色的油漆之外,一些室外使用的溶剂型木器漆,也就是俗称的油性漆,也是铅超标的重灾区。

毛达说:“对一些木质或者铁质的家具所进行的涂装,其所用的颜料属于含铅的颜料,这一部分是所谓的重灾区。虽然其用量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有些孩子经常去触碰,甚至还有一些孩子有啃咬的习惯,肯定会出现问题。”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金良是报告的主要撰写者。张金良介绍,在生活中,物品刷上涂料后,经年累月,涂层逐渐剥落变成小的粉尘,一部分进入到空气里被吸入,另一部分经由手的触碰进入体内。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可以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皮肤接触将铅吸入到体内,儿童铅暴露之后,血铅水平会上升。多项研究表明,仅需达到50微克/升的血铅浓度,孩子就可能出现智力下降、发育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等症。油漆工或从事建筑拆除职业的成年人也可能受此危害。而这背后的问题在于,一些不合规产品仍然可以畅通无阻。

张金良表示:“不达标的样品主要集

行含铅涂料的配方调整;第四,严格规范涂料产品的标识,包括产品的名称、标签、介绍的内容以及执行标准等;第五,加强涂料销售环节的监控,包括一些电商平台;第六,关注人们可直接接触到的地方,比如注意住宅、公共建筑物等一些公共设施涂层的含铅情况,特别是幼儿园、小学等幼儿和学龄儿童集中的地方。”

涂料行业从业者黄达昌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涂料的低铅化技术可行,成本可控,应该大力加以引导。而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本,仍然在使用含铅原料。

黄达昌介绍:“以前有一些生产厂家所用的原料,是按传统的工艺来做,传统的工艺要是出颜色,里面是含有重金属的,其中一类就是含铅的原料,其颜色比较丰富,有时候还比较鲜艳。当然这种原材料在加工的过程中,不论是工艺还是成本,并没有进行设备的改良升级,这就造成重金属的残留。因为其效果颜色相对比较丰富,且成本也比较低,所以一部分的涂料厂家还在生产这种涂料。”

限制涂料铅含量并非无规可循。有媒体做过不完全统计,2019年至2020年,国家密集出台六部强制性国标。针对木器、建筑用墙面、车辆、工业防护、船舶和室内地坪六个用途,均提及铅的限量。但黄达昌表示,国标对于涂料含铅量的标准,仍有不少空白亟需填补,国家强制标准应该对各个场景下涂料的含铅量都作出明确规定。

黄达昌说:“我们国家关于含铅涂料是有国标规定的限制,一个是木器漆含铅标准,另一个是墙面漆,就是平时所说的建筑涂料、室内涂料等。但是在众多领域的含铅标准中,还没有全面覆盖,有些标准并没有出来。我建议国家在制定相关标准时,把可溶性铅和铅的总量这两个概念在不同领域都要进行强制性规定。”

黄达昌建议,对公众尤其儿童可直接接触到的场景面漆实施强制性低铅标准。张金良也建议家长选择可靠的平台购买玩具或文具,留意有无相关认证。平时引导儿童养成良好习惯,不吃手,不啃指甲,定期清洗玩具,尽可能减少铅暴露的风险。

据央广网

